

世家·鹿顶山

## 东台鱼汤面

| 薛永成 文 |

东台鱼汤面,是东台市的名点,源于清乾隆年间,相传是一位被赶出皇宫的御膳厨师所制。东台鱼汤面,不仅味道鲜美,还具有养生作用,民间常有“吃碗鱼汤面,赛过老寿仙”之说!

我19岁离开东台富安家乡,许多年来为了生存,足迹踏遍了城市。只是无论在什么地方,心中恋恋不忘和回味悠长的,总是家乡的特产“鱼汤面”!

我和鱼汤面第一次亲密接触,是我十二三岁时。那时我经常生病,患的是慢性肾脏炎,一般到富安卫生院、东台市中医院、南通市海安124军医院治疗,送我到医院治疗的是我父亲,一个忠厚老实的中年人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从医院公路对面桥西北苗猪市场旁的一家饭店买回一碗鱼汤面,那乳白色的汤,玉色的面,让我从小因家境贫寒而孤陋寡闻的我,感到这就是世上无与伦比的美食!从此,我对鱼汤面便有了一种割舍不断的痴迷。

那时家家户户都很贫穷,我只有把对鱼汤面的渴望深深埋到心里。后来逐步自立的我也开始能挣到一点小钱了,而鱼汤面的美味,虽然对我有着强烈诱惑,但条件注定我即使偶尔打打牙祭都要几经考虑。记得有一次上街,很久没有尝过鱼汤面的我抑制不住冲动,几经犹豫,终于决定花几角钱到镇东面店吃一碗。但具有强烈自卑心理的我又怕被熟人看到,当我交钱转身找座位等待时,偏偏突然发现在镇医院工作的远房表舅也在

这里吃鱼汤面,表舅看到我很自然地和我说话,而心中咚咚直跳的我,在极不自然的表情中匆匆吃完落荒而逃!日后有时想到当时的场景感到很好笑,但这却是我在当时那种贫困环境中有些过度扭曲的真实心态和表现!

为了改变命运,我随着打工潮到了一些城市辗转打拼,也开始接触到各地的风味小吃,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抵消我对家乡鱼汤面的记忆。早些年,我每次回家,都会迫不及待地到富安街上品尝久违的家乡鱼汤面!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当初那个使我印象深刻的店老板可能早已经光荣退休了,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和其他店员,与当初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。

我对东台鱼汤面更深入一步的感受,是1998年后。那时我跟随做工程老板的表哥参加东台的旧城改造工程,干活大都是通宵达旦。虽然日后给我结算,才知道可怜的工资低得无法和原先在家开店相比,甚至比在家务农都不如,但当时的我干劲十足,在苦干的同时,经常看到挖掘机不时挖出些破铜烂铁或地下管线来,我就会和挖机驾驶员捡起来放在旁边,天亮后运到废品收购站卖掉,卖的钱大家打打牙祭吃早餐,而东台鱼汤面是每次必不可少的。有时运气好的话,够我们吃好多次呢。时间长了,我们一帮人在东台城许多的鱼汤面店留下了足迹。记得当时台城最有名的是位于望海桥东面路北的一家,当一碗面端来,映入眼帘的浓若

牛奶的汤,甚至稍有片刻汤面上就会凝结一层白里微黄的膜,再加上一盘干丝和包子,这个早餐的过程,就是一种享受!久而久之和这店里熟悉了,也渐渐了解到这鱼汤面的制作步骤!原来鲜美的鱼汤,是用鳊鱼骨和猪骨以及其它鱼炒成微焦后长时间熬制的汤,有时看到厨房间一大堆捞出的骨头,我相信这家店用的是良心的真材实料。

离开东台后,我和鱼汤面的接触越来越少了,特别是来到无锡后,当初曾满城留意搜寻鱼汤面店,但偌大的城市只找到南禅寺附近有一家扬州面馆,并且味道无法和苏北正宗的相比。大概六七年前,锡惠公园附近开了一家招牌是东台鱼汤面的店,我和一些东台老乡如获至宝,相互转告,我也常去体验。这是个盐城人开的店,我还遇见两个富安老乡,他们都在这家饭店做厨师!但说实在话,这家店环境一般,质量也不怎么样,而我们也聊胜于无了。后来这店也拆迁了,在锡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东台鱼汤面店了。有时为了感受一下,偶尔会去连锁麦道面店点一份鱼汤面,但那完全不是我们家乡的味了。

离开老家许多年了,虽然无锡距离东台富安并不太远,并且故乡还有许多剪不断的牵挂,但十多年来我每年春节都因各种原因无法回家和亲友们团聚。但我在无锡遥望家乡时,心中总会想起家乡特产——东台鱼汤面,它在我的脑海里,包含了太多的经历情愫。

众生·人民路

## 怀念那片云

| 精灵 文 |

整理屋子的时候,无意间翻到抽屉底部搁置多年的团扇及工笔画颜料。扇子上是我曾经幼稚的画作,一株倒垂的植物,花骨朵粉嫩,绿叶青葱,虽然笔触显得稚嫩,但乍一看倒还颇有几分意境。

接触工笔画,是因为云云老师,一位我的本家大姐。记得第一次偶遇云云,是在一次书画爱好者的临时聚会上。云云拿来好几幅她的工笔画作品,挂在墙上供我们欣赏。我们被她画的画惊呆了。这么繁复的画面,这么细腻的线条,这么层次丰富的渲染,得花多少时间和心血啊!在云云的鼓励下,我心中蛰伏多年的画画爱好又萌芽了。

恰好另一位好友“三杯茶”公益中心的君怡正在筹备书画班,我做了一回“红娘”,把她俩“牵”在了一起。君怡擅长组织协调,使得云云能得以安心教学,书画班一时红红火火,吸引了一大批美女学员。

现在想来,那是一段神仙般的日子!

在傍晚时分,迈着轻快的步子,穿过悠长如一个传说的南下塘小巷,相聚于环境幽雅的茶三杯茶小馆,依偎着古运河流淌千年的桨声灯影,一心一意专注于笔下这柔美的线条和颜色,暂时忘却了尘世间的纷纷扰扰。

这样的日子太珍贵了,但当时却没怎么珍惜!云云遗憾我有这么好的绘画天赋,却一直不怎么用功,只是潦潦草草地随心画着打发时间。而我,深感力不从心,日常的工作已经攫取了我的大部分精力,画画于我,只能是一种不费心力的消遣和放松,而不能再成为一种重负。

任何事情想要做成功都是不容易的。云云原先只是一名普通工厂女工,因为挚爱画画,画着画着,也画出了一番成就。她画的花鸟画栩栩如生,花朵叶子精致婉约,鸟儿的羽毛纤细入微、神态灵动传神,看着让人心生无限欢喜。有时,看着云云专注画画的神情,我心里常常生出无限感慨和膜拜。云云说,她冬天画画的时候,常常冻到手脚冰冷。我特意送了她一条电热毯。

有一段时间,云云说她感到累,下腹部有些疼痛。我们却都没有在意,认为作为女人,这里疼那里痛是很正常的事。她后来去云南旅游,回来却病倒了。去医院看她,她脸色虽苍白,和我们说话的劲还足,但医生悄悄告诉我们,已经是晚期。

令人悚然而悲伤的结局!自从云云走后,有一段时间,我都不敢再提起画笔。有时想起她,会有生命无常的无力感袭来。我的画画之路戛然而止了。天上的云飘来又飘去,我们依旧在地上安静地行走,有时欢笑,有时落寞,在某个特别的时刻,这片云会悄然飘到心坎里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西瓜子与五香豆

| 杨庆鸣 文 |

从1976年高中毕业开始,我就欢喜评弹。有一段时间待分配工作,正好空档,随评弹票友叔叔去上海听书。

叔叔弹的开篇多次在无锡人民广播电台随着空中电波,飘过里弄街坊,他弹唱的蒋调优美婉转,韵味浓郁,弹唱的张调特别好听,苍劲铿锵、感情充沛。

到了夏天,萤火虫在天井里飞来飞去,我们吃好晚饭,便在四方的骨牌凳上铺了门板乘风凉,地上浇了几遍井水,让暴晒了一天的地面凉沉下去。叔叔便拉起了弦子,与《二泉映月》一样好听,其小开门(表演风格,说书时基本不站立,动作幅度较小,仅双手做动作,最多到肘部以下,与大开门相对称,大开门一般用于表演武打)稳重,功架好。叔叔习惯把弦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,拿起来顺手方便。

我父亲更是评弹迷,听了几十年的评弹,与苏锡常的评弹名流交流甚深,交往甚广,他撰写的评弹文章,被多家报纸和上海《老听客》采用,如:《说书说到回不了家》《评弹中的姚派艺术》《弹词音乐改革者——周云瑞》等。

我曾听父亲讲过这么一件逸

事。

有位评弹名家,年轻时,有一次在常州演出,说老书(亦称“传统书”)。由于他当时对剧本未能在语言上进行琢磨和推敲,时间上比较匆促,一上台语言显得贫乏,“话搭头”接二连三,老是“那么、那么”,或者“老实讲、老实讲”,听众耳朵听腻了,但出于礼貌和谅解,都没有向他当场提出来。

一天,书落回(书目告一段落)后,他到后台卸去长衫,回到书场里,发现书台上放着一个小纸包。他还以为和平日一样,是热情的听众赠麻糕、麻酥糖给说书(评弹演出之俗称)先生吃,不以为然。当他从台上解开纸包时,突然发呆了,原来是一堆西瓜子和五香豆,他好奇奇怪,继而有点不悦和光火,认为这是听众将吃剩的东西抛到台上,愚弄艺人。再仔细一看,下面附着一张纸条,蝇头小字,端端正正,他急忙抽出,发现上面写着打油诗一首:

多少“那么”“老实讲”,  
好像念经老和尚,  
瓜子豆粒代记数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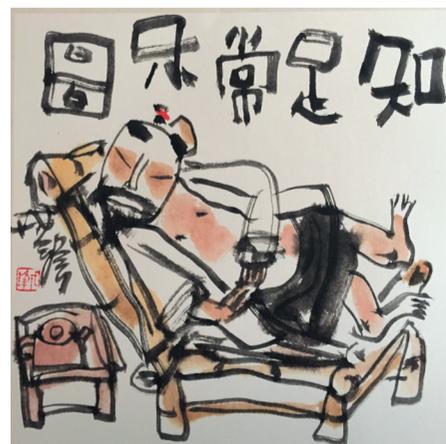
请你自己数清爽。

看到这里,他面颊顿时红了,想着这位听众提意见的手法幽默有趣,而且一片诚意,他只有好感没有反感,急忙将纸包捧起,到后台房中认真地点了一下,总共54粒西瓜子和63粒五香豆,也就是说这回书中的说表中有54个“那么”和63个“老实讲”。

善意的批评激励了这位说书先生,他虚怀若谷,由此重视语言的净化,后来,成为了书坛的响档(在听众中具有较大名声及影响的演员,并非指嗓音响亮,而是象征声誉鹊起)。

我曾听过评话艺术家金声伯在无锡说《包公》,中间打诨插科(说诙谐逗趣的话,并表演引人发笑的动作),说:“迭只电风扇蛮有劲,只扇下身,不扇上身。”此话怎讲?听众顿时吊起胃口,金声伯随即巧用借语,说:“因为它的名字叫‘华声’。”哦,听众大悟,原来说是华声牌电扇。

无锡书码头,过去每逢阳历年年底,会有迎新年、迎元旦会书,逢五、逢十会有大型会书,邀请江浙沪名家来表演名段,煞是好听,大有一票难求之状。



知足常乐 插画 戎锋